

## 《卢卡奇 布莱希特论戏剧》编者前言\*

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不过人们在学习、理解他的艺术理论的时候，在佩服其渊博的学识的同时，通常暗地里也不免产生一些疑惑：艺术发展的进程果真如他所断言的这样如此线性、清晰明了且合逻辑性么？当然，人们如果看过他的弟子赫勒所编写的《卢卡奇再评价》之类，也会认识到即使是后期的卢卡奇，其思想精神还是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内在张力，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未必尽如《理性的毁灭》之类著作表现得如此爱憎分明、“政治正确”。

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自卢卡奇皈依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除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他的著作中毕竟有太多近乎政治表态的内容。这些充满了斯大林主义色彩的政治表态，常常遮掩了其论述中真正的思想洞见。可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学界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卢卡奇早期思想的研究了。人们认识到，只有很好地理解了卢卡奇早期思想，才能明白：他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其早期思想的合逻辑的发展，在学理上有其必然性（而不是对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图解和发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就文学理论本身来说，卢卡奇早期的研究，如《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等是更有启发意义的。它们对问题的揭橥，也许更切中了现代艺术发展的关键点。

考虑到卢卡奇早期论述大部分还无中译（《心灵与形式》只有张亮教授的一个节译本，两卷本的《现代戏剧发展史》更只有零散的翻译），本文集的“卢卡奇专题”重点介绍了《心灵与形式》、《现代戏剧发展史》尚无中译的一些内容。通过这些选篇，人们能够很清楚地认识到早期卢卡奇与狄尔泰、西美尔等人的思想联系，而且不难看到戈德曼所谈论的“隐蔽的上帝”的由来——只不过卢卡奇所谈论的“上帝”是抽象的、精神化的，有时甚至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而戈德曼的“上帝”是具有实体意味的。

“卢卡奇专题”还介绍了彼得·斯从狄（Peter Szondi, 1929—1971）的一段论述。他是德国比较文学制度上的奠基者之一，是卢卡奇戏剧理论方面最重要的继承者。如果说戈德曼是在偏于玄思的一面发展了卢卡奇的戏剧理论，斯从狄就是在学理上将卢卡奇的观点系统化并作了有分量的推进。但可惜的是，国内学界还未充分认识到他的重要价值，除了王建先生所译的《现代戏剧理论

---

\* 该书现已拆分成两个单行本。《卢卡奇论戏剧》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社单独出版。

(1880-1950)》外，国内对他的译介还较少。

“卢卡奇专题”中所选的“卢卡奇短文十篇”，是其思想转型时所作。在其中，我们已能看到他后期政治论断的风格，但即使是这样，他的文字还保持着早期鲜活心灵体验的风格：如对泰戈尔的酷评，今天看来虽有些过头，但其对资本主义文化话语生产之伪善本质的揭示，一针见血而又有理性上的说服力。

布莱希特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了。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布莱希特热”，到今天非但没有过去，反而更有趋于炽烈、深入之势。经过卞之琳、张黎等先生数十年的努力，布莱希特重要的戏剧作品大致已有中译，相形而言，对他文论的译介却没能跟上这种研究形势的发展。根据2000年出齐的30卷《布莱希特作品集》大评注版【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30 Bände (in 32 Teilbänden) und ein Registerband, Suhrkamp Verlag 1988-2000*】，其中标明属于“文论”的部分就有5卷（而在其他10余卷散文、书信、日记中，与文论有关的内容也不会少），但国内尚只有一个不足400页的《布莱希特论戏剧》（且该书所收篇目未注明写作年代）——事实上，这个大评注版中所收一些重要作品的不同版本也应当翻译过来，比如其中戏剧作品部分《伽利略传》的三个版本都应有中译。只有通过细致的版本比堪，我们才能讨论其晚年戏剧思想那些精微的部分（布莱希特晚年围绕着《伽利略传》发表了很多议论，但这些议论有时指的不是同一个文本，至少细节上有相当大的出入）。

考虑到丁扬忠、张黎等先生所编的《布莱希特论戏剧》在国内研究界的巨大影响力，本文集“布莱希特专题”的选文主要围绕着它作了一些增补工作：如《“买黄铜”：编者按》即是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中《“买黄铜”理论补遗》的补充等。另外，在“布莱希特专题”最后我们还附了一个关于其文论写作年份的简略考订。

最后关于帕特戏剧文论的选辑有必要多作一点说明。

一般地说来，帕特并不以戏剧研究知名。但细读巴特的作品，人们就能发现这种粗略的印象是不准确的。对戏剧问题的思考始终在帕特思想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更具体地说，布莱希特的戏剧和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有意思的是，罗伯-格里耶自称新小说在文体形式上一个直接的反抗对象就是悲剧）是帕特文论创新的两根主要支柱和灵感源泉。

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帕特对布莱希特的阐释方式，是西方文化界一种很有代表性的阐释方式。通过阅读帕特，人们能够明了，布莱希特是以何种方式

活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心中的。

在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看来，布莱希特亲近苏联（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罢了）是不可宽恕的一项思想原罪，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对之简直痛心疾首。不过，他的声誉终究还是具有一定的挽救可能：这除了他对纳粹法西斯反人类本质近乎先知般的揭露外（看过他的《阿吐罗·魏发迹记》等作品，人们就不会对卓别林《大独裁者》的出现感觉意外了），还在于他关于文本分析的各种原创性思想。他的文本观念至少为西方左翼思想家们提供了多种重要的进行思想批判的武器，如意识形态话语批评等。

布莱希特较早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最深刻的力量和最深层的秘密，通常包含在各种语言形式的组织技巧之中。如不对这一点给予足够的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不免中途半端，不能真正摧垮资产阶级的统治——事实上，忽略此点还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革命者对资产阶级的反抗会蜕变成一种粗俗的动物性的反抗，此种反抗只是从另一方面认证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有效性。以此为基础，布莱希特认为对西方传统悲剧理论展开清算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悲剧作为千百年来被默认的西方文化中最高贵、最典雅的文体形式，它自然凝聚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最为核心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在悲剧文体中以最精妙的话语形式被组织起来，被人们在无意识状态中自然接受。因是之故，文体形式可能先天拥有一种维护阶级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内容，反文体形式就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本身。

本雅明、迪伦·马特、詹姆逊、巴特、德里达等都对布莱希特这套文本分析的话语模式极感兴趣。和布莱希特不同，他们其实对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抱多大的兴趣，但他们都对现有资本主义统治体制无远弗届的控制力深感憎恶。他们中不少人认为，这样一种有效控制人类活动方式的社会“巨机器”，究其本质来说一定是反人性的，或者说，必然会发展到反人性的境地。他们因此非常重视借助布莱希特的理论和创作方法，在形式研究中，深入挖掘资本主义意识统治各种巧妙的技巧及其无孔不入的威力。而巴特在一定程度上更把这种文本分析的逻辑推向了极致，以至于读罢他的文论，人们会以为一首诗、一个戏剧片断的互文写作就能摧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而社会实践等反而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需要指出的是，巴特这种近乎经院神学式地对文本形式活动的强调，在当前是很有市场的，至少是读解布莱希特的一个主要的思想路向。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巴特的戏剧思想并不见得必须和布莱希特的理论关联起来。其戏剧理论的价值意义绝不限于此间所谈到的问题种种。它自身已获

得了独立的美学价值维度。

由于国内学界对巴特剧论的研究才刚起步，我们在“巴特专题”中附了一个他剧论作品的简目，以备检索。顺便说一句，由于文献资料的来源问题，这个简目与前面的“布莱希特剧论年表”的编辑方式是有所差别的，我们未强求一律。

还需要说明的是，编译者所加注释，一律加了“译者注”的字样，其他一律为原注。为了便于读者查阅，译文尽可能的标注了原文页数。

本选集中各种不妥之处，期待各位方家、读者的指正。

陈奇佳

2013年8月